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

書林

續古文辭類纂

八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十版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全八冊）

每部定價洋二元



評校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埠中華書局

許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

雜記類五

長沙王先謙纂集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

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所交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



伊呂遭時有爲誠不  
必道董子則局量似  
小歎說自賢於向若  
道自持吾亦無間然  
矣

漢宋兩家各有所有  
即各有所非審別是  
論甚是非泛泛作調  
人者

陽剛陰柔古今文字  
四字括盡

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才諧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同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畧。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

禮之大原出於天變  
通沿革則任乎人耳  
論者勿謂其迂闊

評論允當  
尼山當亦  
首肯

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



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同畢伊唔吾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

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甫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閭還貿易同瓌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民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太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

世俗之見學而關之  
閱論卓識小儒昨舌

矜才炫己作者亦有不能自克之處而於周遷宗元何尤焉讀者勿爲所欺

三十二人取法不謬讀者自宜注意

同。而或羸或紉。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在各切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夫尾切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馬氏經籍考

馬端臨字貴興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經籍考爲通考中之一類

文淵閣

在北平舊紫禁城內之東南隅清貯四庫全書設領閣事

及校理等官

紀澤

曾公長子字劼剛歷使英法俄等國藝一說說古文考羣經臚說詩古文集

靈光殿

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漢景帝子恭王所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初恭王始都下國

縣武宅山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像

靈光殿

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漢景帝子恭王所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初恭王始都下國

主於姜里文王演易  
尼山顏氏在東曲阜  
而孔子之父叔梁紇與母  
子長  
司馬遷  
斗管

相諡  
文正  
司馬  
君實  
名光  
宗宋  
英陝  
宗州  
神夏  
崇縣  
相涑  
習水  
宗鄉  
辛人  
益歷  
文仕  
王  
呂  
商伊  
補其尹  
其時公  
王周  
呂尙  
書  
營晏  
春  
秋

酒之  
子雲  
揚雄  
相如  
武帝時召爲郎長於辭賦  
匡衡  
字稚圭漢東海人  
賸  
齊

字君卿，唐萬年人，**鄭志**，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好爲考證，倫類之學，著有通志二百卷。**王伯厚**，名應麟，生

得善果、種惡因、必得  
惡果、自然之道、  
估畢（禮記學記）、  
（注）估視也、畢簡也、  
射策（猶言對策、考試時發問、令考生對之、

曾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

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鑣倉紅切。衡不足於乘。目  
辨五色。則黼甫弗黻弗。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  
於味。窮巷簞屨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撻厄挽烏貫切。而  
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  
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  
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  
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  
德之意。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  
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彊  
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  
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耆。



世風日下今惟知有  
利而已何恤乎名惜  
乎養生之不及見也

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臨易卦剛浸而長矣三句易臨卦語。鑄衡（說文）鑄也。詩周頌儔革有鑄釋文。鑄。本一作鑄。鑄。金飾也。衡。車轅端橫木。黼白與黑為黼。黻黑與青為黻。鑿。蓬戶。鑿。闕。金紫。後之佩帶也。搯。搯。與扼同。位。不期驕。二句。經見書。

象箸玉杯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見史記宋微子世家。軌物法度也。左隱五年。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備員東宮東宮。太子所居。時曾公詹事府左右庶子官。凡厥庶民五句周書洪範語。不協

於極二句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不稱其服詩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主減主盈禮記樂記。故樂主其減。樂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曾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為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為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



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控孔億總刻無暇  
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  
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  
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  
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  
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  
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切如羊之中。視聽旁  
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詳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  
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  
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  
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  
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向暮夜不休。  
又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

敬東處何等簡潔

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為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畧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江陰季

名芝昌。字雲書。江陰人。官至閩浙總督。

潞河

為北運河之上游。即白河。

汴京

北宋都河南。稱汴京。

浩穰

漢書張敖傳。長安浩穰。

也。續盛也。

睢州湯

睢州。今河南睢縣。湯名斌。字孔伯。號潛庵。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從祀孔廟。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

儀封張

儀封。古縣名。在今河南。張氏全書。江陰總督。諡清恪。著有困學錄。續錄。正誼堂文集。

見前。

高安朱

高安。縣名。屬江西。朱名賦。字若瞻。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易春秋詳講。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略。

臨桂陳

名安謀。字汝咨。號榕門。官至大學士。諡文恭。著有培遠堂稿。臨桂縣今改桂林。

合河孫

名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官至大學士。諡文定。著有春秋義及文集。合河。今山西興縣。

宮

即圓明園。為雍正時所賜。後清帝常駐蹕。咸豐時為英法軍所火。

曾滌笙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

富貴利達尚爲名計  
猶賢于今之奪權利  
而不顧名者

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夫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孺絮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進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會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斯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去坎聲。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

篇實輝光古人豈歎  
我哉

頓挫盡致

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  
奔。命。於。煊。許元切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  
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齊景公三句

李亦作學。饑。卒。餓。死。人。也。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壺子

董。梧。吳。之。有。道。者。宜。僚。姓。熊。楚。人。壺。子。姓。林。鄭。人。分。見。莊。子。徐。無。鬼。山。木。應。帝。王。篇。

炎。炎。四。句。見。揚。子。法。言。

曾滌笙湘鄉縣賓興堂記

賓興。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按。科。舉。時。代。士。子。應。鄉。試。地。方。以。公。費。補。助。之。曰。賓。興。

○○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龔。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  
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文。我。朝  
龍。興。遼。瀋。審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  
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  
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  
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傑西。擾。汾。晉。中。原  
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